



(十一)

A07版

# 丁谦：万籁神曲唱大风

□梁祖文 一井 郭文文



丁谦，1958年生于周口，现为解放军总后某部政委。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，中国散文诗协会会员，世界侨联艺委会副秘书长，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生导师，中国文化艺术界慈善服务主席团主席。其书法作品先后十多次荣获国际、国内大赛一等金奖，曾作为国礼赠送美国总统卡特、日本前首相麻生、原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等世界政要。书法墨迹遍及海内外，书法作品镌刻于黄河、紫云山、大别山等数十处碑林，并在日本、新加坡、泰国、美国等国展出或被收藏。已出版各类书法字帖40余种，发行量达数百万册，被评为20世纪中国硬笔书坛“十大杰出人物”之一。

## ► 印象

偶然的一个机会，笔者有幸与朋友一起前往观看丁谦先生创作巨幅书法作品。

一走进丁谦的工作室，笔者便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！150平方米的书画室墨香四溢，张挂在东墙上那幅丈八尺的巨型书作——李白的“将进酒”，扑面而来，那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气势，仿佛在迸发着黄河之水的咆哮声。低头下视，地板上早已铺陈好硕大的毛毡，毡上铺垫丈二宣纸。只见丁谦凝神屏气，小心踏上宣纸，左手端墨盘，盘中置墨砚，右手握尺余毛笔，双目上下左右审视良久，如同将军阵前排兵布阵。待气凝神定后，只见他上肢前倾，似蹲非蹲，须臾，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……”一行大字跃然纸上。10分钟过去了，只见丁谦笔笔到位，状如钉铆；字字典范，形似珠玑；笔走龙蛇，气贯长虹。细观笔锋，时直时侧，时紧时徐，时浓时淡，时粗时细，那神态如将军运筹帷幄，成竹于胸。

又是一刻钟过去，忽见丁谦一改气吞山河、高山流水之势，倏忽间，进入了小桥流水、涓涓细流、曲径通幽，继之转入海市蜃楼般的仙境氛围。布局的跌宕起伏变化使人瞠目结舌。细看丁谦，他那步下蹲式动作一式不乱，依然气沉丹田，精气神浑然一体，上下贯通。

丁谦缘词入意，由意入韵，气由笔生，情随意连，继之法随意转，使观书人顿感融入“言不必宫商而群山皆韵，意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”的境界。此时观者，仿佛听到那“万籁草堂”传来的天籁之音，余音袅袅，绕梁不绝。

30多分钟过去了，一幅形神兼备、疏密有致、笔法洗练、潇洒流畅的《沁园春·雪》写就。然后落款、搁笔、签章，丁谦站起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目睹这位军中大校一气呵成《沁园春·雪》整首行草书，笔者感叹：他是在用心血汲古融今地续写着华章，用真情精研细雕着中国的方块字艺术，苦行僧般地传承着中华文化的真谛啊！

## ► 追梦

1958年麦黄梢的季节，丁谦生于黄泛区农场，刚满月的丁谦因父亲工作调动迁到许昌，故父母为其取名“丁迁”。1965年，小丁迁随着父母调动，回到了周口。1970年暑期的一个星期天，母亲买了3张到淮阳的长途车票，领丁谦和他的哥哥游太昊陵。是日，太昊陵冷冷清清，游人稀疏。母亲从伏羲氏的历史渊源讲起，把中华文化的发祥故事娓娓道来，小丁迁瞪着好奇的眼睛仔细倾听，他依稀记得母亲讲起过苏轼、苏辙、苏小妹兄妹3人相聚陈州的故事，母亲又讲起“渔舟唱晚”、“龙湖晨曲”、“苏子夜读”、“卧风清阁”等七景八台的美丽传说。最使丁谦难忘的是高数丈、状如山丘的太昊陵前那块斑驳石碑上镂刻的一行字“太昊伏羲之莫”，不知何年、何日、何人所写，也有人说是苏小妹用汗巾沾墨写后镂刻上面的。小丁迁趴在石碑上，屏气凝神，用小手一笔一画地反复摹写，他问哥哥为什么是“太昊伏羲之莫”，哥哥答不上来。母亲走过来问：“这碑刻在哪里？”小丁迁答：“刻在石碑上。”母亲又问：“这碑埋在哪里？”答：“埋在土里。”母亲说：“莫字下

面加个土是个什么字？”“是个墓字！”小哥俩“噢”的一声拥在一起跳了起来，母亲笑着说：“中华文化底蕴深厚，你们慢慢学习吧。”

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于谦的这首诗深深打动了丁谦。进入高中后，丁谦决定把自己名字的“迁”字改为于谦的“谦”字。一字之变，寄托了他虚心好学，发奋读书，立志成才的强烈愿望。

丁谦在周口市第三中学读初中、高中期间，倡导成立了春晖学社，将五六位有共同爱好的同学聚集起来。每逢周末和节假日，他和这些同学就会聚集在自己家中，藏在小书屋内，常常是通宵达旦，彻夜不眠，习书作画，吟诵诗歌，畅谈理想。有位同学曾问丁谦，你将来有何打算？丁谦答：“我要弘扬中国文化，做一个像王羲之那样的书法家。”

学校每逢节假日都刊出黑板报和墙报，丁谦自是首当其冲，黑板报上漂亮的硬笔字和墙报上初具“二王”风范的毛笔字，引来赞声一片，也使人们记住了这个书者的名字——丁谦。

## ► 寻道

在军营，黑板报、墙报让丁谦的硬笔字、毛笔字有了用武之地；吹拉弹唱的文艺特长使他在联欢会上如鱼得水……翌年，他入了党；第三年，他提了干。一步一步一个台阶，留下了丁谦扎实的人生轨迹。

由于成绩突出，丁谦多次受到嘉奖，被评为优秀党员、先进个人，被树为总后“两用人才”标兵。

丁谦的老战友、现为北京新兴宾馆的老板梁总说起了丁谦的一些趣事。

还是丁谦在总后机关任职时，他的好学之名就已蜚声总后大院。不少师团长乃至将军，领着自己的孩子在夜深人静之际，来到丁谦的窗户下，悄悄进行“现场教育”。引用凿壁偷光，头悬梁、锥刺骨等典故，喻丁谦为“军中铁人”、“文化强人”，教育子女启迪心旅之路。不少当年曾在窗外接受过“教育”的首长的子女，直到长大成才后，再见到丁谦时，提起自己的童年往事，还连称丁谦是他们学习的榜样、事业的领航人。

C 丁谦曾给自己订了一条“三不”规

矩：30岁前不谈恋爱、不看电影、不看电视（新闻、重大事件报道除外）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他像苦行僧一样默默地追求着，像老黄牛一样辛勤地耕耘着。

丁谦的硬笔书法曾一度誉满军内，领军全国。他曾连续6届取得全国硬笔书法大赛一等奖，并荣获“20世纪硬笔书坛十大杰出人物”称号，2002年当选为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
丁谦的毛笔书法作品曾作为国礼赠送美国前总统卡特、日本前首相麻生、新加坡前总统丹纳、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等政要。他的书法墨迹遍及海内外，并在日本、新加坡、泰国、美国等国展出或被收藏。已出版各类书法字帖40余种，总发行量数百万册。书法作品镌刻于黄河、紫云山等数十处碑林。姓名与作品收入《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、《中国历代书法家名录》、《世界名人录》等数十本书中。

繁忙的公务，并未减弱丁谦对书法的酷爱；劳碌的工作，也未使他放弃对艺

## ► 本心

丁谦的妻子苏鸿飞当年与学者于丹是同班同学，于丹是学生会主席，苏鸿飞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。苏鸿飞大学毕业后，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工作。当年，苏鸿飞也有对事业的执著追求，与丁谦结婚后，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，她调到离家较近的一家出版社任职。丁谦40岁才喜得贵子，小家庭和睦美满、其乐融融。丁谦工作成绩优异，书法事业有成，这一切是与妻子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。

老庄是山东胶东人，是誉满京华的牡丹画家，和丁谦是好朋友，在观摩丁谦巨幅创作的那个晚上，老庄讲述了一段令人感慨万千的往事。曾有一段时间，丁谦和几位好友首倡“全国母亲节义捐活

动”，为了做好义捐，丁谦常常通宵达旦，精心创作，一个星期都没有时间回家一趟。苏鸿飞不放心，一天夜里，苏鸿飞来到丁谦的工作室探望，看见丁谦正挥毫秉书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……”丁谦的书案一角放着一个刚吃完的方便面的空纸桶。苏鸿飞一下子明白了，眼里顿时噙满了泪水。

2008年初，苏鸿飞知道丁谦要创作2008字的“奥运赋”巨作。她索性每天下班后都去丁谦工作室，为他做助手，二人经常一起工作到夜深人静，虽然很是辛苦，但夫妻俩以苦为乐，自在其中。

D “几十年来，书法伴随我一直走到今天。”丁谦说，“李铎、刘炳森、欧阳中石、

1975年暑期，丁谦来到了周口市北郊公社陈滩大队插队落户。很快，北郊公社传出“陈滩大队从周口下来一个小白脸，那字写得跟人一样漂亮好看”。只要公社和附近大队的乡亲们有了写字的活儿都会去找丁谦，请他帮忙写字、写标语、写对联，他都毫不推辞，通常是不打格就一挥而就，使来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去。

1976年底，解放军某部到周口征兵，初来乍到，就听说了丁谦的名字。于是接兵部队的张连长就直奔陈滩大队，却扑了个空。一打听才知道，当时正值冬旱，丁谦带头下地抗旱，日夜坚守在田头。张连长是山东人，性格耿直，求贤若渴，他急于见到丁谦其人，就请大队干部带路到地里去找。找到丁谦后，只见他竟然在地里一座坟头上睡着了。来到丁谦的住处，部队领导抬头看见丁谦床头上贴着毛笔书法“若要我志化尘埃，且待北斗照南墙”。张连长心中暗想，这不正是我们部队迫切需要的青年才俊吗？他当即拍板：“你这个兵我要定了！”

丁谦穿上军装，乘车北上，来到祖国的心脏——北京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。

技术的追求。丁谦的书斋原名为“一杵斋”，源于唐代大诗人李白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”的典故。丁谦有诗为证：“日复一日年复年，人生不觉已近半；回首历数前遭事，唯有秃笔弃三千。虽有小成怎堪喜，仍无大业慰经年。养颐享乐伤心事，铁杵磨尽始安然。”本职公务之外，丁谦便“进屋如入山林，闭门就是禅室。”他躲入静谧的书屋，挥毫习书，抒发胸臆，每每直至万籁俱寂、夜深人静之时，他仍笔耕不辍，辗转于书案之侧。

后来，丁谦的“一杵斋”更名为“万籁草堂”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有位哲人认为：世间有三籁，人籁、地籁、天籁，人的声音虽然优美动听，比不上地籁的纯朴、自然，但大地的声音又不如天籁的清新、空灵，万籁则是三者兼而有之。所以，每当夜深之际，人们都已进入梦乡，智者总是伴随着从天籁的美妙之音进入创作佳境的。我想丁谦称其书斋为“万籁草堂”，大概也是缘于此意吧！

张海、张荣庆等先生均给了我多方面的指导帮助，李铎老师对我的帮助最大。每每想起这些，总让我感慨万千。”

丁谦说：“对于自己的东西，我至今一直很不满意，最难的是没有完整的时间静下心来进一步与古人对话，研究前人书艺的魂灵。”

末了，丁谦右手攥拳，轻轻搁在茶几上，左手端起茶杯，深沉地说：“书法艺术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。目前，我把习书作为一种人生体验，并在充分感受着其中的快慰。但是，我心里最重要的目标是：作为一名军人，总想为国防建设多作贡献，使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永远定格在‘国防绿’上，报效国家，乃至马革裹尸，献身疆场！”